



穆夏装饰组画《一日时序》

延伸阅读

与穆夏一起领衔“新艺术运动”的还有这些艺术大师

在现代设计史上，有一场艺术运动承上启下，独树一帜，具有深远的意义。这便是“新艺术运动”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洲和美国产生并发展的一场声势浩大的“装饰艺术”运动。从建筑、家具、产品、首饰、服装、平面设计、书籍插图，一直到雕塑和绘画艺术，这场艺术运动大范围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。

“新艺术运动”直接受到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影响，反对矫饰的维多利亚风格和其它过分装饰的风格，旨在重新掀起对传统手工艺的重视和热爱。但与工艺美术运动不同的是，新艺术运动不主张模仿历史上任何一种设计风格，彻底走向自然风格，在装饰上强调设计对象的曲线和有机形态。在萨穆尔·宾于1895年开设的“新艺术之家”商店中，陈列的便是按这种风格所设计的产品，“新艺术运动”也正得名于此。

新艺术运动的风格多种多样，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表现，甚至于名称也不尽相同。在结合本土文化背景的同时，新艺术运动的设计师们也注重与异域文化的融合，在创作中带有东方艺术的审美特点。捷克的穆夏以外，西班牙的安东尼·高迪、奥地利的古斯塔夫·克里姆特、英国的奥布里·比亚兹莱都是这场艺术运动的代表性艺术大师。

◆ 克里姆特：以富丽璀璨的装饰效果形成辨识度

古斯塔夫·克里姆特是奥地利著名的象征主义画家。强烈的平面感、富丽璀璨的装饰效果、深刻的哲理性，使克里姆特的作品中弥漫着强烈的个性气质。

克里姆特的父亲从事金雕兼铜版工艺，在这样的工艺家庭背景下，他从小就接触了许多有关传统手工艺和镶嵌画的知识。他在画面中运用了强烈的装饰性表现手法，不仅引入希腊和拜占庭镶嵌画的装饰趣味，也吸收日本的“浮世绘”和中国的年画的装饰要素，用独特的绘画语言打破了传统的绘

画形式，也为新艺术运动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元素。

在《生命之树》中，克里姆特在背景中加入均匀排列的螺旋纹图案，除了人物外，其余部分运用大量金黄色装饰，看起来富丽堂皇，又富有东方色彩和神秘意境。

在《阿黛尔·布洛赫-鲍尔像I》中，克里姆特大量使用金粉和金箔，不仅衬托出这位夫人的华贵气质，而且使得整个画面看上去熠熠生辉。要知道，传统的油画颜料并没有现成的金色，也几乎不用单纯的金粉或金箔。

◆ 比亚兹莱：有力的黑白线描呈现出丰富的视觉效果

奥布里·比亚兹莱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，是英国著名的画家。他的一生短暂又传奇。虽然他在不到26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人世，但是他的作品影响并不会被历史湮灭。他用一种比同时代人更新更绝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艺术理念：黑白之间，精心雕琢的线条，诡异怪诞的形象，使他的作品显示出罪恶的激情和颓废的格调。

1892年夏天，比亚兹莱受到出版商登特的邀请，为《亚瑟王之死》绘制插图。这是他的第一次大型插图作业，在大大小小共计400余幅插图中，他用木刻一样有力的黑白线描呈现出丰富的视觉效果。也由此，比亚

兹莱决心走上职业画家道路。

《黄面志》是比亚兹莱事业的顶点。作为这本英国19世纪末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最初的美术编辑和灵魂人物，比亚兹莱在杂志中发表了不少自己的插画。随着杂志出版引起的巨大轰动，比亚兹莱的名声也如日中天。

将比亚兹莱介绍到中国的是鲁迅与郁达夫。在其自费出版的《比亚兹莱画选》中，鲁迅曾这样评价这位世纪末的艺术家：“没有一个艺术家，作为黑白画的艺术家，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声音；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一般广阔。”

◆ 高迪：曲线和波浪线打破常规的建筑造型

安东尼·高迪是西班牙著名的建筑大师，也是西班牙新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。高迪的建筑艺术独具魅力，不仅用曲线和波浪线打破常规的建筑造型，而且用玻璃、陶瓷碎片、珐琅、天然石材等随手可得的材料进行镶嵌装饰。其主要作品有古埃尔公园、米拉公寓、巴特罗公寓、圣家族教堂等。

在米拉公寓，从内部到外部都很难找到一根直线，整座大楼宛如波涛汹涌的海面。屋顶上还建有奇形怪状的烟囱和通风管道，有的像披上全副盔甲的战士，有的像神话中的怪兽，有的像教堂的大钟。

在巴特罗公寓，屋顶及正立面以圣乔治和恶龙的故事为背景，上釉的波状鳞片瓷砖有规律地层层排列，犹如恶龙背部，使得屋顶上方用陶瓷和玻璃碎片进行镶嵌的十字架更为耀眼夺目。

在建筑物外立面进行镶嵌装饰的设计在高迪之前西方早有先例，或体现某种象征性，或用来传授教义。而高迪的镶嵌艺术不仅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形状不一的材料，其本身就是构成建筑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极大地提升了建筑的功能和内蕴。

(钱雨彤 整理)

招贴画《吉斯蒙达》使穆夏一举成名，它的创作故事带有点“命运”的色彩

无论相信与否，这世上总有些人，天生会成为艺术家。不是他主动选择，而是许多微小的决定和偏航的意外，最终使他成为了“艺术家”。捷克新艺术运动的代表画家和装饰艺术家阿尔弗雷德·穆夏就是如此。

穆夏（1860-1939）出生于摩拉维亚地区小镇的艾本席茨小城（现为捷克共和国境内）中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，父亲是法庭的法警。他童年时是布尔诺圣彼得罗马天主教堂唱诗班的成员。原本他或许可以走向音乐而非绘画，至少在他的声音破裂之前。后来因沉迷绘画，他以教堂唱诗班微薄的报酬，来购买画具。在完成高中毕业后，穆夏决心要成为一个画家。辗转来到布拉格、维也纳以后，1882年他接受了库恩伯爵的资助，而后进入慕尼黑艺术学院学习，1887年又离开慕尼黑，来到19世纪的梦幻之都——巴黎。

19世纪的巴黎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呢？那时的巴黎，不仅是孕育了库尔贝、马奈、雷诺阿等艺术家的法国艺术之都，它还是世界的艺术之都。所有成名的和未成名的，出身于学院的和未受过正式训练的，只要是对艺术有憧憬的人都期望能到巴黎看一看。他们在拱廊街道游荡，聚集在转角的咖啡厅里讨论，孕育出一个新的艺术观点，组成不同的流派，试验不同的技法，只为能在巴黎有一席之地。巴黎，是他们梦开始或幻灭的地方。

1889年底，库恩伯爵停止了对穆夏的资助。但是穆夏仍然选择留在巴黎。1894年，穆夏受莎拉·伯恩哈德的委托创作了《吉斯蒙达》——那幅使穆夏一举成名的招贴画。它的创作故事带有点“命运”的色彩。有说穆夏与莎拉早已相

遇——穆夏曾在剧院中看过莎拉的表演，莎拉也曾曾在自己的交际圈中听过穆夏的名字；有说1894年圣诞节那天，穆夏在印刷厂中加班，他接到来自莎拉的电话，莎拉急需一个设计师为她的新作创作一张招贴画，而恰好印刷厂中的设计师都放假。穆夏自告奋勇地给莎拉看了自己所画的草图，并承诺在两周之内绘制好。

关于这幅作品，或许可以追溯到更远。1893年，莎拉在完成了为期两年的世界巡演以后开始接手巴黎文艺复兴剧院，她除了炙手可热的女演员以外，还是剧院的艺术总监，管理着剧院的各个方面，从财务到灯光，从布景到服装，还要出演剧场的数场演出。可以说，莎拉在剧场事务上有着绝对的选择权。因为我们都早已知道故事的结果——穆夏的《吉斯蒙达》红遍巴黎，他的招贴画随着莎拉的巡演，甚至影响了美国的招贴画风格，所以，常常都忽略了莎拉在这个故事中扮演的无可替代的角色。

随着《吉斯蒙达》的一举成名，穆夏和莎拉签下了六年的合同，内容包括为她设计招贴画、门票以至舞台布景、珠宝和戏装。同时，还与印刷商“香槟”签署了商业和装饰海报的独家合同。随着定单的不断增多，在巴黎整整浮沉了七年，穆夏终于在34岁的时候获得了成功。

1899年，莎拉主演了莎士比亚的《哈姆雷特》中的主要男性角色，淹死的奥菲莉亚躺在哈姆雷特的脚下，用鲜花装饰。《哈姆雷特》是穆夏为莎拉制作的最后一张海报。1900年，穆夏与莎拉的合同到期，此后，他们仍然保持着联系。

优雅的线条和单色块的结合，强调作品中的装饰花纹与效果，成了“新艺术运动”的一股风潮

穆夏最为人们熟知的一个头衔是“新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”，他也创造了独特的“穆夏风格”。在穆夏生活的“新艺术运动”时期，艺术家厌倦了古典风格，又不愿意被工业化制造所挟持，因此，他们从自然中学习，大量采用植物和动物纹样，多采用曲线而非直线。同时，当时的英国、法国甚至说是整个欧洲，都正在受到东方艺术的猛烈冲击。年轻的画家或多或少都被日本浮世绘的平涂手法、装饰效果和强烈的色彩对比所吸引。除了画面效果以外，印刷也是考虑因素。穆夏的作品大多需要不断复制，例如招贴画、包装，因此采用石板印刷是最快捷的方式。利用大片的色彩，靠线条来对形体进行塑造使画面变得易于修改、调整，大大减少了创作时长。

1897年，穆夏在巴黎举办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个展，以莎拉的信作为展览的前言。近450幅作品在展览中展出，并在欧洲多个城市巡展。这次展览是穆夏艺术生涯中的巅峰时期，为穆夏带来名望，也让穆夏成为了新艺术运动的领

军人物。优雅的线条和单色块的结合、强调作品中的装饰花纹与效果，这成了“新艺术运动”的一股风潮。在这样的趋势下，穆夏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，例如画面中的曲线纹样、卷草花纹等，也就是后人所称的“穆夏风格”。在穆夏的笔下，植物、花卉都不再是简单的装饰，它们可以随意演变成围绕人物的服饰、花环，使得画面充满动感和和谐之美。

穆夏的《吉斯蒙达》，从一开始就预示着他不是谁的跟随者，而是以等同于“当时最好的艺术家”自立。穆夏选择了与其他招贴画相比更加窄长的形状，并且使用了非常苍白的颜色——白色，米色，淡红色，暗紫色，红色和绿色，装饰有金色和银色。实际观看《吉斯蒙达》时，会发现它比许多印刷品和网络图片都要淡雅得多。在1896年制作了他的第一套装饰组画《四季》。他在后面的作品中延续了《四季》的特色。他以一些成功的组画为基础，通过变体、发展，创作了《四花》（1898）和《一日时序》（1899）。

《美少女战士》《魔卡少女樱》等耳熟能详的日本漫画，在画风和线条应用上都参考了穆夏的作品

纵观穆夏这一时期的画作，大家便能理解为什么他的艺术为何如此受欢迎。他作品中的风格非常随和，一方面遵守了家乡的传统，另外一方面也不失现代的潮流。这些设计将几何图案中的动态线条与带有强烈感情的人物结合起来，通过她们在自然图案中缠绕的方式来提高其影响力，颜色一般采用低饱和度的。这些设计将几何图案中的动态线条与带有强烈感情的人物结合起来，线性设计和人物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关系，自然植物和女性形象结合得恰到好处。在穆夏所营造的画面之中，我们看到的是“能量”而非“情感”，这种能量是完全从画面中自然而然散发出来。在他的笔下，这些女性形象大部分看起来都是强壮的，充满着健康和自然的活力，传达着毫无恶意的天生的自信和直率。

尽管在他去世以后，他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不再流行，但是事实证明，穆夏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。这在历史中得到印证：20世纪60年代以后，人们重新唤起对“新艺术运动”的兴趣，许多插画家艺术家都从穆夏的作

品中获得灵感。1970年，Metromedia旗下的Gypsy乐队发行他们的首张专辑“Gypsy”，这个专辑的封面正是使用了穆夏的作品《Zodiac》。

穆夏受日本文化影响，同时又影响了日本艺术家的创作。在明治维新时期，穆夏的招贴画和商业海报都给予了日本艺术家一个成熟的范例，日本杂志《明星》，也曾大量复制穆夏的作品。例如《美少女战士》中月野兔的服装、动作都能找到穆夏的踪影；在CLAMP的作品《魔卡少女樱》中女主角所使用的“库洛牌”也采用了穆夏所创的窄长的边框和画面形式，有着强烈的借鉴意味；日本插画家Takumi尝试运用穆夏风格对一组宫崎骏动画人物进行再创作，画面唯美而不违和。它甚至和中国月份牌招贴画装饰风格也有相似之处。我们能在20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滩红极一时如谢之光（1899-1976）、郑曼陀（1888-1961）和杭稚英（1900-1947）等人设计的月份牌和招贴画中都看到穆夏风格的影响。

(作者为艺术人)

有着他的影子 我们熟悉的月份牌里

一个世纪以后，穆夏风格还在影响世界

林紫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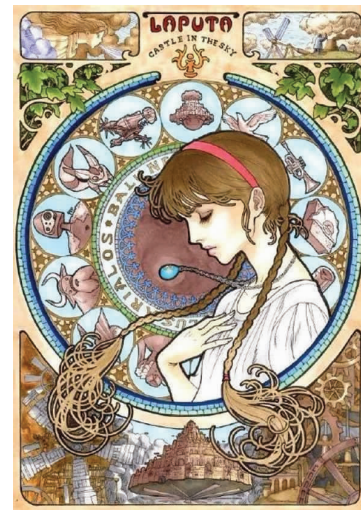
最近，“穆夏与新艺术运动”特展登陆广东省博物馆，令一众艺术爱好者肾上腺素加速分泌。204件(套)展品均为首次在中国内地展出。今年5月，展览还将到访南京博物院。

很多人不曾听闻“穆夏”这个名字，当看到穆夏的绘画时，却莫名感到亲切，只因，你我熟悉的漫画里有着他的影子。事实上，穆夏瑰丽的绘画风格可谓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创作，于动漫界不容忽视以外，还引领着全球的海报艺术风潮，其中就包括我国风靡一时的月份牌招贴画。

阿尔弗雷德·穆夏，被冠以一连串响当当的称谓，“捷克国宝级画家”“新艺术运动巨匠”“动漫艺术的殿堂级启蒙者”……他所涉及的艺术领域涵盖油画、招贴画、雕塑、插画、建筑、首饰设计、室内设计 and 彩色玻璃画等等。

是时候让我们从头认识穆夏了。

——编者



▲日本插画家Takumi运用穆夏风格对宫崎骏动画人物再创作
▶当今的香水海报也透出穆夏风格

在日本漫画团队CLAMP作品《魔卡少女樱》中，女主角所使用的“库洛牌”采用了穆夏所创的窄长的边框和画面形式，有着强烈的借鉴意味

▼穆夏的画与民国时期中国月份牌招贴画的装饰风格颇有相似之处

